



摘取她器官的指令来自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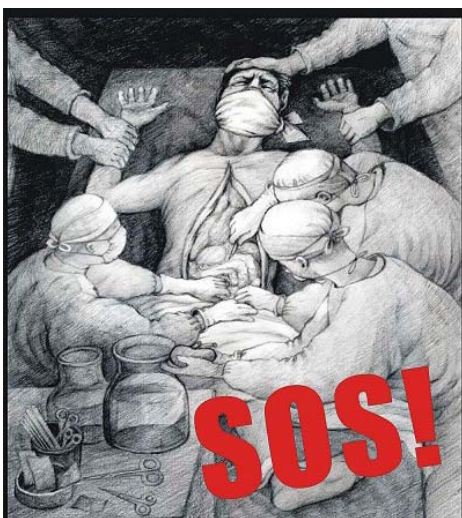
最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的报告震惊了世界。在这篇不长的报告里，有许多珍贵的真实信息。诸如摘取器官时不打麻药、过程中的现场教学、执行者的残忍，以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等。本文探讨的是摘取该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来源。

就这一案例来讲，是谁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呢？报告中没有谈及，但根据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运行机制和目击者所描述的情境推断，找出真正的幕后元凶并不难。

目击者说，“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来的人员，一个是指派部门。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了。大家知道，军队和公安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公安的领导指派不了军队里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公安厅的某办公室能派来军医呢？显然，这中间有一个协调或者说说是统筹的部门。

就辽宁省而言，公安厅是一个执法部门，它归属于辽宁省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不具备调动军队人员的权力，就更不要说公安厅了。公安厅指派军医来，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现有中共政治体制的机构才能协调运行。这个机构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就已经建立了，那就是中共的“六一零办公室”。

迫害十年来，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和判刑，无一例外都是各地“六一零”内定好了的。虽说大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和法院先拿出意见，但最终都是要经过“六一零”核准的。一旦“六一零”内定好的案件，无一例外都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审判，公开也好，秘密也好，都是一样的走形式。当然，地方“六一零”不具备将人内定处死的权限，但省级“六一零”的权限就大得多了。在最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称，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器官移植。大量证据指向，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中共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因不报姓名而被中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也大都由中共的军队所接管。而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中共中央“六一零”有此权限，何况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正任中共的军委主席。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是在中共的所有部门同时开展的，而负责协调和统筹迫害的正是这个非法的“六一零”办公室，它超越于中共的党政军系统而存在。中共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政策都是通过“六一零”这个独立部门传达下去的。

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器官摘取，这个指令可不是地方“六一零”所能决定得了的。特别是要将摘取器官者的器官用于移植，或作教学实验，以至于需要军队的军医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恐怕也只有相当级别的“六一零”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摘取这个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不是公安厅下达的，也不是军队下达的，而是辽宁省的“六一零办公室”。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来。

目击证人说，在军医的手术刀拉开法轮功学员的胸腔时，“她就嗷地

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

在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军医来摘取器官前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被摘取器官的人的真实状况，所以，当她大叫一声，并很清楚地说出理智的话语的时候，这两个军医“犹豫了一下”，并且“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军医这时已经明白他们要摘取的对象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军医来“执行”任务前，多半是不知内情的，顶多也只是被笼统地告知，那是个走火入魔的“×教”徒，或一个神智不清已没什么价值的精神病人，利用她的器官为社会造福之类的说辞。他们的“犹豫”和等待领导点头表态的过程，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军人和公安是如何在“六一零”的统一掌控下，协调地配合着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

那个“点了一个头”的领导，可能是公安厅的，也可能不是，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这名法轮功学员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的指令他是清楚的。当然，他也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他只是负责此案的执行，他完全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由直接目击者讲述了具体的摘取过程。世人只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辉煌成果，却不知那一个个器官后面极其悲惨凄绝的故事。而这一切罪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并且进行得那样的旁若无人、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中共有一个超越现有党政军系统的“六一零办公室”。在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下，中共实质上早已把法轮功学员丢弃在器官移植的手术刀之下了。◇

毛利最大部落酋长：我150%地支持法轮功

新西兰海拔一百九十八公尺的伊甸山，是奥克兰市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顶可一览奥克兰全貌与壮阔海景，是重要景区之一，也是阿卡若纳酋长的部落区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日，新西兰最大的毛利联合部落酋长，七十七岁的亚马托·阿卡若纳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在两名友人的陪同下登上山顶。

他认真地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就其中的有关问题与法轮功学员和身边的朋友交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我的部落百分之一百地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支持法轮功。”

“我看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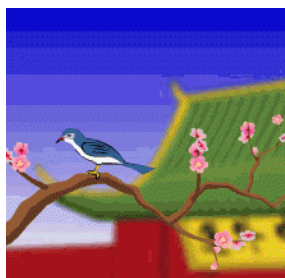
当酋长得知去年十二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敢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

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游



■游客们人手一份法轮功传单与酋长交谈

客。人们一到山顶，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了声援法轮大法，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国大陆的游客们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其中三人当即退党。◇



大梁骨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

我是湖北省武穴市农村人，今年四十多岁。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医学奇迹。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早晨，我在广东一建筑工地打工时从四层楼高处掉了下来，当场摔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拍片检查，发现大梁骨（脊椎）摔得多处断裂，手术时在大梁骨两侧肋骨各上了六块约一寸多长、半寸多宽的钢板来支撑大梁骨。此外，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双手腕摔得骨头都凸了出来，额头摔得凹下去的面积约有两指宽，内脏也严重受创，抢救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

被当地医院抢救过来后，我由于大梁骨和额头等处受到致命伤，连续在急诊室被抢救治疗半个月，之后转普通病房继续插氧气治疗，前后住院三个多月，花了上十万元，还未治好，仍然不能起床，被人扶着下床，勉强拄双拐，拖着双脚步一步一挪地往前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医生见我伤成这个样子，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三年，即使不死也得终生残废。

出院后，因为自己不能起床，还得要专人护理。老板见我成了累赘，二零零二年腊月，就一次性给了我几万元将我打发了，叫人把我送回了老家。

回到家里，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人照顾，不时还要吃药打针治疗。眼看“坐吃山空”，工地老板付给我的赔偿金就要花光了，而我才刚到四十岁！天哪，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就在我心急如焚，打算了结残生时，二零零四年三月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看《转法轮》。我在一九九七年学过两天法轮功，见到过《转法轮》这本书，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只是后来外出打工就没再学了。我知道这梦是在告诉我：得法修炼才能得救。醒来后想，我要真能得到一本《转法轮》书该多好啊！可眼下正处在法轮功遭迫害的年月，我们这穷乡僻

壤，哪能请到《转法轮》啊，我真是望穿双眼！

终于，在零五年七月中的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费尽周折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我弟弟也给我请来了一本《法轮佛法 大圆满法》，书内印有炼功动作图解。从这以后，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

刚开始炼功那阵，我还站不起来，走路只能拄双拐，一步一挪地往前移。因不能站立，炼功时只好靠着墙炼。大法真是神奇，刚看完一遍《转法轮》，人就感觉轻松多了，多年的“老烟瘾”，也很快戒掉了。学法炼功不久，奇迹在我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不到一个星期，我能站着炼功了！一个多月后，我彻底甩掉了拐杖，能够自己走了！

从这以后我对大法修炼的信心就更足了，我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事情做起，彻底改掉以前耍牌、赌博、吃喝玩乐和男女间不检点的浪荡习气，改邪归正，从做新人。

修炼两个月后，我大梁骨左右两侧的十二块钢板全都不翼而飞了！我的上身从此轻松了。开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呢。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憋不住了，到一家市立医院去拍片检查，结果发现旋在我大梁骨两侧的钢板真的全都没了！就连给我拍片的医生都大吃一惊，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

就在这期间，零五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当我炼第一套动功“握球拧掌”用力抻时，我双手手腕的骨折也好了。到了二零零六年正月，我双脚粉碎性骨折全好了，额头凹下去的部位也回复了原样。如今我身体已全部恢复正常，挑百多斤的重担都没问题。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象我这样一个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或“死缓”，就是不死也得终生残废的人，从得法修炼到完全康复，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这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竟然这么快就完全好了！每每回想起这段神奇的经历，我都禁不住泪水涟涟，发自内心感恩：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广安市城南张明一家多人遭迫害

(明慧通讯员四川报道)四川省广安市法轮功学员张明,于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期间第二次被广安恶徒非法劳教,在绵阳新华劳教所遭到非人摧残,头发全白,体重只剩七十斤。与此同时,他的几位家人也遭受着邪党人员的各种迫害,其中妻子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非法关押张明的绵阳新华劳教所,对大法学员实行强制洗脑,逼迫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每天强迫听邪党炮制的殃视焦点访谈节目和无神论论调,以及对大法学员进行高强度奴工劳役摧残。

二零零二年底新年前,张明的妻子和妻妹去新华劳教所探视他,值班警察把他叫出来,俩人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憔悴的白发老翁,就是原来魁梧、英俊的张明。她们以为是值班警察叫错了人,直到张明开口叫她们,她们才经仔细辨认后相认,俩人都失声哭了。趁值班警察不在场的一会儿,张明透露:恶警因他们这些大法学员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和对李洪志师父的尊敬,不给他们饭吃,并强迫他们在六月灼热太阳下抬大石头铺路基,本应由压路机压的路面,也逼大法学员抬着大石头一下一下的夯,每天劳役时间长达十七、



■ 酷刑演示图: 多根电棍电击

八个小时。冬天被弄到外边冻,直到半夜。恶警对坚定的大法学员关小号、铐手铐、电棍电是家常便饭。在这样非人的折磨下,张明这个原本一米七几的健壮汉子,不久就被迫害致皮包骨,身体由原来一百三、四十斤重变成七十斤以下,头发也由黑变全白。

二零零三年开年后,张明的妻妹开始做生意,每月都从当地邮局汇二、三百元钱给非法关押在新华劳教所的张明,叫他收到钱后回信。第一次汇款后,张明回信说收到了。以后每次汇钱后,家人过几天都去邮局查,结果都是对方取钱了,一家人都以为他本人收到了。但张明出狱回家后,他妻妹才得知,他只收到二次钱,第一次和出狱前的最后一次(汇给他的三百元路费)。也就是说,在张明

不知情的情况下,绵阳新华劳教所恶警就非法强占了他妻妹汇去给他的一千元左右。

张明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他的家人也遭受着各种迫害。他的妻子因在河边空地炼功,被当地恶警绑架到岳池精神病院,强行打精神病针药,导致精神失常。回家后,清醒时出去发真相资料,又被广安市城南公安分局恶警绑架,被非法判一年半劳教,后因精神失常被放回。张明的妻妹也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她带姐姐去劳教所探视张明时,自己才从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出狱不久。张明的外侄女婿杨绍广(音)也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在绵阳新华劳教所。一次,杨绍广看到恶警们毒打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遂高声制止恶警:“不准打人!”,因此被恶警关在黑不见天的小号,后杨绍广被恶警转去广元监狱迫害。张明的女婿曹君健(音)被非法判刑三年,当时正在四川德阳监狱遭受迫害。曹君健的父母怕被邪党搞牵连迫害,与其断绝了关系,不管其孙儿和媳妇。曹君健的妻子不得不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四处奔波,白天在幼儿园上班,晚上卖小吃至深夜,孤身赡养着有病的母亲、抚养年幼的孩子及弟弟。◇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作者在瑞士获人权奖

(明慧记者杨思源瑞士采访报道)二零一零年元月十六日,国际人权协会(IGFM)瑞士分部将二零零九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奖励他们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颁奖活动及前一天的专家讨论会让瑞士各界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国际人权协会瑞士分部秘书长席勒格女士认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非常可怕,“现在是真正的应该揭露的时候了。”瑞士国家器官捐赠及移植基金会主席弗朗兹·英墨先生表示,通过乔高和麦塔斯的报告,以及法轮功学员刘巍女士的亲



■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颁奖会上发言

身经历让他意识到“这是人性的灾难”,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事实。

麦塔斯先生在颁奖会的发言中谈到,中共并没有减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他和乔高调查工作开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略有

所下降,但随后又回升了。而同时被判死刑并执行的罪犯却大幅度减少。而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来源就是死刑犯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死刑犯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乔高先生也在发言中谈到,通过调查,他们得出结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起至二零零五年,有四万一千五百例被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他们表示迫害还没有结束,他们会继续和各国的政府,议员联系,揭露中共的罪行。

瑞士病人协会的代表玛格丽特·凯斯勒认为,大家都应该关注活摘器官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应该让这些(法轮功学员)能够和平地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

甲流数据 骗你没商量

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疗系统的内部人士向海外大纪元媒体披露：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份，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士表示：“国内甲流实际死亡人数与媒体报导的差距特别大。”

该知情者指出，参加该紧急会议的有当地甲流防控专家、疾控中心书记黄某、市级医院的教授、哈尔滨市卫生局一名叫田英杰(音)的处长。

在这次紧急会议上，黄某表示，国内甲流实际死亡人数与媒体报导的差距特别大，媒体报导的数据乘以十到一百倍都不为过。甲流的防控级别是六级，传染性很强，零九年流感来的季节早。信息不透明对医务人员也是伤害。抢救的医生也不知道病人是甲流患者，故没采取什么防护措施，被抢救的病人死亡之后才知道是得了甲流。哈尔滨医学院的一个大专学生在实习时感染甲流，CT 检查发现他的双肺呈“白肺”，可是他的同学都不知道，他后来死了。

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曾公开表示，中国甲流病死率为

0.065%，而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约为 1.24%，比中国高将近 20 倍。大陆预防医学专家严家新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世界各国平均数值推算，中国以 20% 的甲流发病率以及 1% 的死亡率推算，估计已经有几十万人死于甲流。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甲型流感大流行尚未结束，有可能出现杀伤力更强的变种，对此各国政府都在全力防范。而中共却在全力隐瞒疫情，甚至让各地疾病控制中心把疫情视为“国家机密”封锁，这无疑会加速甲流的传播与变种。

人命关天，但中共却只顾自身的所谓稳定，视百姓性命为草芥。在这样漠视生命的政党统治下，任何人都在危险之中。那些依旧相信“盛世谎言”的人就更加危险。

突破封锁、寻找真相，走出中共的谎言宣传，才是自救的前提。疫情面前，真相就是健康、真相就是性命。但愿大陆百姓都能识别中共精致的谎言，找到真相、找到安康。◇

看守所警察的感慨

湖北某县看守所一个警察在与他的朋友谈话时说到：“如今的世道黑暗污浊，只有法轮功是一片净土。”

朋友问他何来如此感慨。

他说：关进看守所的吸毒者、抢劫犯等社会渣滓，一进来就是暴力相向，武力征服，抢地盘，争当牢头。为的是不被其他犯人欺负，并更凶地去欺负、敲诈、毒打其他犯人。只有法轮功的人，不欺负别人，还把自己仅有的吃、穿、生活用品送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犯人，用他们的善良感化着身边的每一个犯人，不少犯人都变好了。法轮功人即使身陷牢笼，心里装的还是别人。他们真了不起！

朋友说：

“连你也被法轮功的人感动了，看来法轮功是真厉害！真的了不起！”



今闻网络搜索引擎巨头谷歌(Google)维权，民众献花被中共当局人员斥以“非法”。献花不过是民众一种情感的表达，竟也要上升到“非法”的高度，恐怕这也是代表了中共本性的。

在中共统治下，一切都可以成为“非法”，如响应号召为党提点意见的就成了右派，如“六四”学子的爱国之举被说成暴乱。有意见上访是“非法”，住在蜗居不想搬家也是抗法，今天送一束花也成了“非法”，且不说因言获罪了，想一想，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可以被说成“非法”，还有什么不能被说成是“非法”呢？

中共靠谎言与暴力起家，所以它不需要有人性、有思想的人，因为他们会认识到它的邪恶。它需要的是一个肉体与思想上的奴隶，只有唯其是听的，即所谓和它保持高度一致的，才能合其心意，为此，即使是明抢暗偷，欺压百姓，甚至杀人放火，也都是合其法的了。那么，我们也就明

当献花成为“非法”



■ 1 月 12 日，谷歌通过官方博客宣布，由于在中国的服务器以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帐户遭到长期的网络攻击，并对中共要求过滤搜索引擎的不满，谷歌决定可能全面退出中国市场。民众在谷歌北京公司门前献花支持。

白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何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它为什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了。

中共的这个所谓非法，并不是定义在法律条款中的法，它是无法可依

的；它常常是仅凭中共(或其党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行之有效了。在中国，宪法都只是中共控制人的一个工具，又何谈其它。中共靠暴力与谎言起家，它既不是顺天意，又不是合民愿，中共才是最大的非法组织。

它自己也深知其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所以实行党禁、报禁、言禁；独裁操控司法，封锁新闻舆论，对民众强制洗脑，以便任它摆布。

如今，民众给谷歌献花又被中共说成“非法”，看来“非法”二字已经成为中共的口头禅了。然而越来越多的“非法”只能说明：更多的正义与良知正在被唤醒。

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良知，有人格。《九评共产党》让人们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已有 6700 多万人声明退出其党团组织，重新找回了独立的人格，更为自己的未来作出了光明的选择。(文/一竹)◇

